

■ 新华社记者 宋盈 刘亚南

美国科罗拉多历史学会本月发布调查报告，公开该州原住民寄宿学校学生遭非人道对待的历史真相。报告说，1892年到1909年，共有1000多名来自数十个部落的印第安儿童在两所主要寄宿学校就读，其间至少有67名学生死亡。这两所学校普遍存在非人道待遇和肉体虐待。

近几年，美国昔日原住民寄宿学校虐待受害者学生的调查结果不时见诸报端，在寄宿学校原址发现大量儿童墓地的新闻一次又一次震惊国际社会。美国历史上通过屠杀、驱赶、强制同化等手段对印第安人实行种族灭绝，导致印第安人口从1492年的500万锐减到20世纪初的25万。掩盖那段历史长期成为美国国家层面的“集体意志”。

“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是一种种族灭绝政策”

“我当时觉得世界上只有折磨和仇恨。”年近80岁的罗萨莉·惠尔福德·索利德回忆。

索利德4岁时被送到南达科他州一所原住民寄宿学校，在那里被剪掉象征印第安女孩身份的辮，人们告诉她她的母语是“魔鬼语言”。索利德曾被锁在地下室长达数周，而原因是所谓违反校规，她在校内意外摔伤腿后未获护理，从此落下残疾。

这是美国媒体最近曝光的美国原住民寄宿学校虐待迫害印第安儿童的案例之一。

从1819年推出针对印第安人的《文明开化基金法》开始，美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和政策，在全国推动建立原住民寄宿学校，强制印第安人入学，以抹掉他们身上的民族特性，彻底摧毁他们的文化根基。用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来说，就是“消灭其印第安人身份，拯救这个人”。

《纽约时报》文章披露，许多孩子被强行从家中带走。对那些抵制原住民寄宿学校的家长，美国政府采取各种威逼手段，包括扣押他们的食品配给。有的家长甚至面临牢狱之灾。1895年，一位3岁孩子的母亲就因不送女儿返回寄宿学校而被捕入狱。

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原住民寄宿学校制造大量惨剧。美国内政部2022年5月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从1819年到1969年，美国37个州建立408所原住民寄宿学校，其中50余所学校里发现有标记或未标记的墓地，死亡的印第安儿童超过500人。报告指出，随着调查工作继续展开，这一数字预计将达到数千或数万人。

位于卡莱尔印第安工业学校的卡莱尔印第安工业学校是美国政府开办的第一所印第安儿童寄宿学校。该校创始人理查德·亨利·普拉特就是“消灭其印第安人身份，拯救这个人”口号的原创者。

进入卡莱尔印第安工业学校的印第安孩子被迫剪头发、改名字、禁止说本部族语言，被严苛的纪律约束，违反者将遭受体罚和单独监禁。这些管理办法后来被数百所原住民寄宿学校采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至少180名学生的遗骸被埋在卡莱尔印第安工业学校内有标记或未标记的墓地里。

美国全国土著居民寄宿学校治愈联盟的莱茜·金纳特指出，无论是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原住民寄宿学校，还是其他机构管理的同类院校，“它们都有同一个任务、同一个目标：除了血脉，偷走印第安孩子身上的一切，让他们厌弃自己，厌弃自己的文化，遗忘自己的语言”。

“没有对原住民的殖民统治，就没有今日的美国高等学府”

美国高校是美国人的荣耀，但许多人可能并不清楚，包括始建于1851年的明尼苏达大学在内，一些美国高校的创办与美国政府镇压屠杀印第安人、攫取印第安原住民土地存在关联。

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历史迷雾逐渐散去：1851年，在美国政府胁迫下，“达科他人”被迫与政府签订协议，低价出让他们在明尼苏达州世代代居的土地。1862年，他们再也忍受不了白人欺压，愤然反抗，遭到美国联邦军队镇压，38名起义者被绞死，其余“达科他人”几乎都被驱逐出该州。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莫里尔法案》推动下，大约250个印第安部落的1070万英亩（约合433万公顷，相当于近两个新泽西州面积）土地被低价强买或抢夺。全美有52所高校成为该法案的受益者，包括康奈尔大学、布朗大学、麻省理工学院。

“美利坚得以形成的第一道根脉就是对原住民的殖民主义种族灭绝”

美国印第安纳州语言保护协会主席威廉·梅亚去年接受采访时指出，对许多印第安人来说，自身语言的代际传播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停止了。印第安语言正在快速消亡，已有200多种永久消失。以拉科塔族为例，目前只有1500人可使用本部族语言，而在20年前还有5000人。

时至今日，许多印第安人仍挣扎在美国社会底层，生活得不到保障，所受系统性种族歧视无处不在。数据显示，在美国所有族裔群体中，印第安人的预期寿命最短，贫困率和青年酗酒率最高，社区医生与患者比例最低。

美国学者罗伯特·西尔文特和丹尼·哈方在《双帝国：从独立战争到反恐战争》一书中写道：“美利坚得以形成的第一道根脉便是对原住民的殖民主义种族灭绝。这一根脉至今仍然是美国社会的根本支柱，并且渗透于美国文化当中。”

反对校园暴力和欺凌

教科文组织呼吁关注学生心理健康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报道 在迎来第四个“反对校园暴力和欺凌国际日”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呼吁把打击欺凌和网络欺凌作为教育政策的优先事项，让每个孩子都感受到自己被尊重、被接纳且置身安全氛围，从而在学校环境中全身心投入学习并茁壮成长。

2019年，在教科文组织第40届大会上，各会员国通过决议，宣布自2020年起每年11月第一个星期四为反对校园暴力和欺凌包括

网络欺凌国际日。各方一致认为，校园暴力和欺凌包括网络欺凌，是不可接受和不能容忍的，应通过一切手段予以打击。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在为今年国际日发表的致辞中指出，学校应该是每个人学习和成长的首要场所，是安全、包容和热忱待人的环境；但事实表明，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并且远非如此。

她表示，在144个国家和地区中，近三分之一的学生报告说，他们在一年中至少遭遇过

一次身体侵犯。

今年国际日的主题是“无需恐惧：终结校园暴力、改善心理健康和学习”。教科文组织称，心理健康与学校暴力之间的密切联系令人担忧：校园中遭遇的暴力、欺凌和歧视等经历可能会导致心理健康状况不佳并影响学习，而安全感则能产生更好的心理健康和教育成果。

教科文组织2019年发布的报告《数字背后：结束校园暴力和欺凌》也揭示出这样的现象：受到骚扰的学生患失眠症、产生孤独感或

自杀念头的概率是其他学生的两倍。尽管鼓励勇于就此发声，但许多儿童并没有把自己遭受的暴力告诉身边的人。

阿祖莱还强调，在社交网络时代，挑战变得更加严峻：因为欺凌现象如今不再限于校园内，而是延续到放学之后并且蔓延到网络空间。为此，阿祖莱呼吁各方关注“在校学生心理健康”这个重要但时常被低估的问题。教科文组织正在直接支持全世界30多个国家遏制校园暴力的工作，助其改革国家政策，改进师资培训。

联合国法官和律师独立性特别报告员玛格丽特·萨特思韦特：

当51亿人无法获得有意义的司法救助，世界该怎么办？

■ 邹合义

来自纽约大学的法学院教授玛格丽特·萨特思韦特去年10月被任命为联合国法官和律师独立性特别报告员。在履职满一年之际，她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首份报告，聚焦世界各地法律生态系统中存在的司法空白。同时，她强调了以人为中心的司法干预在促进人人享有诉诸司法机会方面的积极前景。

据联合国官网，萨特思韦特在报告中描绘出一幅黯淡的图景：据估计，世界上有51亿人无法获得有意义的司法救助，这占到全球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在大多数低收入国家当中，甚至只有不到5%的法律需求得到了满足。而在这一统计数字的背后，是“逝去的生命、破灭的梦想，甚至是致命的冲突”。

萨特思韦特表示，这当中包括那些处于法律保护范围之外的人。他们可能没有出生登记，或者没有身份证件，又或者根本无法获取冲突解决机制。

扩大法律生态系统，接纳社区司法工作者

萨特思韦特提出，以人为中心的司法原则可以为这些问题提供变革性的解决方案。作为秉持这一原则的干预手段，“促进法律权益”就是要让那些最直接受到不公正影响的人获得法律服务，以快速有效地扩大诉诸司法的机会。而目前最具影响力也最普遍采用的方法，就是扩大法律生态系统，接纳社区司法工作者。

萨特思韦特说，过去几十年的数据和经验表明，就像医疗系统除了医生还有护士和护理人员一样，如果扩大法律生态系统，将社区司法工作者纳入其中，那么法律体系就变得



图源：联合国官网

更具包容性、更加民主，可以为解决日常司法问题提供不一样的视角和全新的解决方案。

萨特思韦特强调，独立的法官和律师是法律体系的基石，他们通过其专业技能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仍然不可取代。但她同时指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即便是在律师资源相对充足的工业化国家，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为各种原因，而不愿将其法律问题诉诸正式司法系统。

比如在美国，每249人当中就有一名律师，但大多数低收入者并不愿意寻求法律帮助。一半以上的人称，如果他们需要律师，他们不知道能否找到或负担得起。

而被冠以“赤脚律师”名号的社区司法工作者通常就是其所服务社区的成员。他们虽然不像律师一样拥有法律专业学位，也不受律师协会认可，但他们在解决日常问题过程中积累的经验 and 发挥出的创造力可能是法官

和律所不具备的。在萨特思韦特看来，这甚至有助于为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另辟蹊径。

萨特思韦特说：“我在一些地方看到，社区卫生司法工作者能够以一种更具协作性的方式与卫生服务提供方合作，从而克服不少障碍。这就成了一种快速获得解决办法的方式。而且这样做成本更低，往往也不用经历法庭起诉可能带来的那种旷日持久的对抗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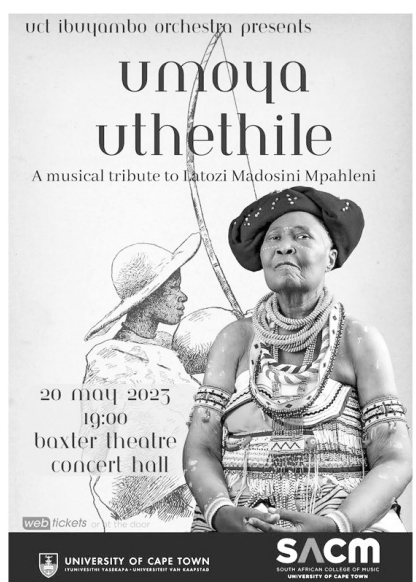
萨特思韦特认为，在当前世界冲突不断、危机四伏的情况下，社区司法工作者可以为受歧视或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萨特思韦特表示，当这些群体知道他们有可能倾诉的对象，在寻求司法公正的道路上有人与他们并肩同行，那么他们就会对整个司法体系重拾希望，甚至会开始去努力改变这个体系，使之变得更加公平。

南非国宝级人物——科萨音乐女王马多西尼

让传统音乐在现代潮流中焕发发生机

UCT 布莱姆博管弦乐团给马多西尼献唱音乐的海报



家，她从小就跟着母亲学习演奏技巧。受到母亲的熏陶，她很早就开始表演、创作歌曲，甚至制作乐器。马多西尼掌握了乌哈迪（葫芦共鸣弓）、乌姆弧贝（口共鸣弓）、伊西托洛托洛（下颚竖琴）等科萨传统乐器。自始至终，马多西尼表演所用的乌姆弧贝口共鸣弓，都是由她自己亲手制作，她制作弓所用的材料是她住在所旁边发现的特殊木材。

由于身体原因，马多西尼从9岁开始便不再上学，她不会阅读写字，但她擅长用音乐讲述故事。马多西尼的音乐极富感染力，她常常在演出结束后和台下的观众一并欢呼。在她的每一次节目采访中，都能看到她用科萨语表达着溢于言表的兴奋情绪和对音乐的强烈热爱。

用大量的音乐界合作重振消亡艺术

在20世纪90年代，她的首张CD“希冀”（B&W唱片）发行后，引发了全世界对她的关注。2005年，马多西尼发布了自己的首张专辑《女性的力量》，其中最受欢迎的一曲是《完整的爱》。

随后，为让更多人知道非洲和科萨族的传统音乐和文化，扩大非洲音乐的影响力，马多西尼进行了大量的音乐界合作和音乐风格融合。曾与她合作过的艺术家中，不仅有南非国内的艺术家，如马多吉、鲍勃·默罕内等，更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艺术家，如弗林·科恩和吉尔伯特·吉尔。多样的合作过程给了她启发，于是她在非洲传统音乐中，融入了摇滚、爵士等各音乐元素，尝试用不同种类的音乐流派进行创作。在传统音乐的旋律中，加入小提琴、吉他和西洋乐器，音色的碰撞赋予了她的音乐极强的扩张力。

马多西尼经常进行国际巡演，努力让自己的音乐在国际舞台上被更多人所知。她曾与伟大的南非创作歌手米莉亚姆·马科巴和英国摇滚歌手帕特里克·达夫合作，并和他们一同

进行了全球巡回演出。除此之外，在世界各地的音乐节上，如伦敦、新加坡，人们总能看到马多西尼将传统音乐与故事、诗歌一起搬上舞台。在2016年和2018年，马多西尼连续两次在国际弓形音乐研讨会的会议音乐会上演出。

她不仅是一位音乐家，更是一位教育家。她亲自向年轻音乐家传授这些乐器，在2018年的一次采访中，她说道：“年轻人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根。他们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看到我们的文化和传统慢慢消亡，我感到非常难过。”

为了保证自己的技术能够得到传承，马多西尼设立了莱托西·马多西尼·帕谢尼博士基金，用于向传授年轻乌哈迪（葫芦共鸣弓）、乌姆弧贝（口共鸣弓）、和伊西托洛托洛（下颚竖琴）三种传统乐器的演奏技艺。

在积累了一定基础后，马多西尼办起了自己的音乐会。2022年9月29日，她在开普敦艺术空间剧院举行了名为恩顿科的音乐会，带领观众踏上非洲文化和非洲音乐的寻根之旅，通过拥抱非洲民族文化，为观众带来心灵的治愈，同时也为即将失传的非传统音乐文化寻找继承和发扬的方法。

马多西尼将许多有志于保护传统非洲音乐文化的人团结了起来，让他们的发声被看到、被听到，也让传统音乐在现代潮流中焕发了新的生机。

成为科萨传统的传奇人物

在传统音乐的传播方面，马多西尼获得了广泛认可。她的很多原创作品被加入电影和各种纪录片中，例如南非电影《昨天》和《海滩假期》。2002年，南非作曲家汉斯·修森为她创作了《马多西尼之歌》。

在进行大量世界巡演的几年中，她也获得了很多世界级的成就与表彰。2008年7月，马多西尼在英国参加世界音乐、艺术和舞蹈节，同时成为世界音乐、艺术和舞蹈基金设立的音

乐长档案馆中，第一个被记录在案的长者，随后她被邀请参加法国的口弓音乐节。

许多年来，马多西尼的音乐在南非许多广播中播放，而她却从未获得任何版权。因此在2013年时，南非音乐权利组织艺术与文化信仰奖项中的音乐终身成就奖颁给了她。同年，马多西尼也获得了由开普敦百年纪念基金会颁发的莫尔泰诺奖章。

马多西尼从未受到过任何正规教育，但鉴于她对音乐和传统文化所作出的贡献，罗德大学在2020年授予了马多西尼荣誉博士学位，并如是评价：“她对科萨音乐、文化和民俗研究的贡献是无价的，她重视土著知识的驱动力将继续激励世界各地的民众。”在被授予学位的时候，马多西尼说：“能够被授予荣誉学位，我非常激动，因为我知道，我年轻时从未踏进过学校。我真的非常高兴，以至于我都忘记自己已经很老了。”

南非体育、艺术与文化部发布的2020年刊中，在南非传统音乐成就奖专栏中，马多西尼被表彰为科萨传统传奇人物。南非体育、艺术与文化部目前在计划写一本关于马多西尼的书，并把她的故事拍成纪录片。

十分可惜的是，马多西尼在2022年12月23日去世，距她的79岁生日仅两天。据她的家人分享，马多西尼患有心脏病数年，经历了两轮新冠肺炎疫情。

马多西尼的传奇事迹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爱上了传统非洲音乐，这些传统乐器走进了大众视野。随着年轻演奏者的数量慢慢增加，弓形音乐正在经历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发展阶段。

马多西尼去世后，她的故事仍在被大量报道。许多音乐家和传统音乐传承者都以演出致敬马多西尼。2023年8月26日，由开普敦大学（UCT）音乐系（在国际上被称为南非音乐学院）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组成的UCT 布莱姆博管弦乐团举行了名为“精神对白”的演出，以纪念马多西尼。